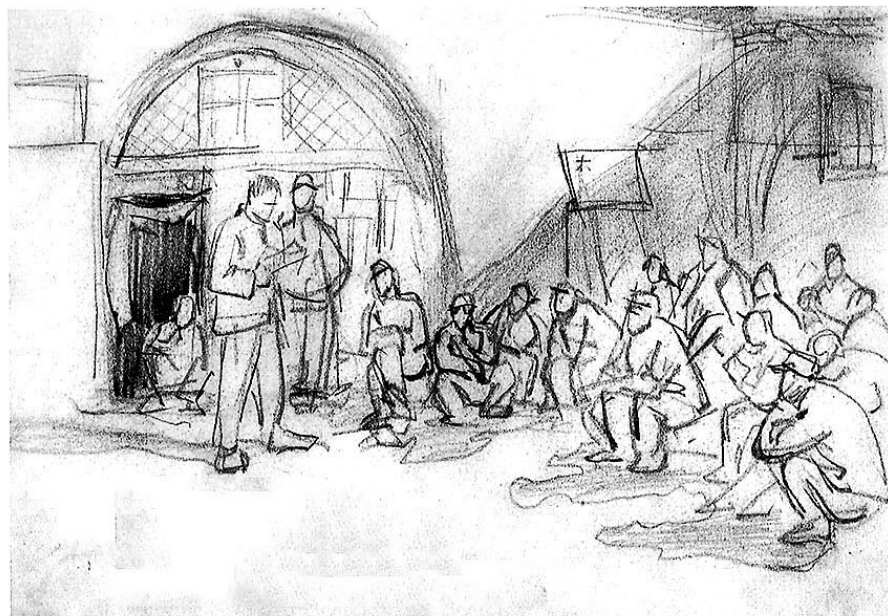


走过青春



邢仪眼中的陕北



● 毛主席旧居前忆传统



● 检查工作



● 理论学习



● 召开社委会

我去延安插队，在生产队劳动、锻炼了一年零七个月。那一年多的时间，在历史长河中虽然极为短暂，但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插队时的故事很多，今天我就说说印象最深的土炕。

农村没床，农户家祖祖辈辈都睡大炕。你真要他们睡床，他们肯定睡不惯。而我们恰恰相反，在城里睡惯了床，到农村后，突然让我们睡土炕，还真有点儿不习惯。

陕北人普遍住窑洞，窑洞的特点是冬暖夏凉。但窑洞潮湿，对人体不好，解决的方法就是睡土炕。灶台连着土炕，烟道顺土炕而上，做饭时，利用余热把炕烧热。条件好的农家，给炕上铺一条狗皮褥子，用以隔潮。

到了老乡家，老乡最热情的招待方式是让你脱鞋上炕，盘腿而坐，“你喝，

那一盘土炕

李连科

你喝”的让茶声不绝于耳，透着陕北人的热情。

陕北人吃饭既没有饭桌，也没有炕桌。他们把菜及调料放置到一个一尺见方的木制漆盘里。吃饭的时候，以大炕为桌，人们围着漆盘盘膝而坐。讲究一点儿的家庭，漆盘上漆着花草图案。这漆盘也属陕北特色，我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。吃饭的时候，也没有什么菜，在盘子里放一小碗辣子面，一小碗盐等极其简单的调料。夏天还能有点韭菜末。

窑里盘的土炕，一般是连着做饭的灶台，屋顶上或屋外留一个用以排烟的高高的烟囱，做饭与烧炕的烟从同一个烟囱排出。平时，烧火做饭的余热也可以给土炕供热。

每家炕的平面上，都铺一张芦苇编织的炕席。过去的人们穷得没有褥

子铺，一家人盖上被子就睡在席子上，因为苇席有防潮防寒的作用。

那个时候，每到冬天的傍晚，烧炕是各家各户必须干的一个活。一般都由家里勤快的妇女烧炕，男人一般地里都有活，有些孩子多的人家，会由孩子们轮流烧炕。

烧炕也叫煨炕。煨炕不仅要把烂树叶以及作物的秸秆塞进炕洞，而且在燃烧的过程中，还要不断用一根带叉的棍子拨弄着燃烧的柴，使炕能够均匀受热。

我们那时候刚来到农村，还不适应，把被褥烧糊是常有的事儿。有时火烧得大了，半夜醒来，炕上热得躺不下，得坐着睡。

陕北土窑洞里的那一盘土炕，留给我太多的追忆和眷恋。以至回北京这么多年了，还时常想念睡惯了土炕的那些舒服的日子。

只身雪夜上延安

梁军

“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多歧路，今安在？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

1969年1月，我来到黄陵店头公社曹家峪生产队插队，成了一名北京知青。

来到黄陵县，我感到非常遗憾。因为从北京出发前，大家都说是到革命圣地延安插队，结果我却到了黄陵县。于是，我分别找过生产队长、公社主任和县知青办的同志，要求去延安插队。尽管我的态度十分坚决，可都被拒绝了。无奈之下，只好作罢。

来到黄陵没多久便是春节。节后，我决定上延安，圆我的延安梦。

于是，我踏上了只身赴延安之路。于是，我从所在的村庄出发，一路搭顺风车到了黄陵县城。中午时分，我又搭上了北上的卡车，而且坐在了驾驶室里，心里很是高兴。

可没多久，阴霾的天空飘起了雪花，并且越下越大。原本积雪未化的公路被盖上了一层又一层雪。车轮打滑雪路难行，只好给车轮套上防滑链。车辆继续艰难前行。下午，当车辆行驶到三十里铺的时候，司机师傅告诉我车辆要去往甘泉方向，我只好下车。

风雪中的陕北高原，茫茫一片无边无际，山川沟壑白雪皑皑，雪路上除我之外再没有一个人，更看不到北上的汽车。

当时，风雪中的我只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我要上延安！

天渐渐黑了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此时，风更大雪更猛，雪路变成了冰路。我正行走在一条北上延安的风雪之路上。

一双翻毛皮鞋早已湿透，现在冻成了一对冰坨子。我穿着三十多斤的“冰坨子”，简直步履维艰。风雪之中的我，一步一步在前行，一寸一寸在爬行。筋疲力尽时，就躺在冰雪中休息片刻。脑海中浮现出的是温暖的房间、热汤和热水。可忽然，一阵刺骨的寒风夹着雪片向我袭来，使我顿时清醒，继续起身上路。

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一个高坡，突然觉得前方有一团忽明忽暗的亮光。定睛仔细辨认，确定是灯光。

有人家！我欣喜若狂。这时，我的双腿已经冻得麻木，不能站立更不能走路，只能爬。

我爬啊爬，终于爬到了灯亮处。

这是几孔土窑洞，灯亮就是从这里发出的。我要喊人，但是脸已经冻僵了，嘴已经麻木了。我想大声呼喊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我在冰雪里趴了会儿，然后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，用一块石头砸响了土窑洞的门。

门终于开了，开门的是一个陕北老乡。

他端详着地上的“雪人”，迟疑着不敢靠近。我用力打着各种手势，但仍旧无效，陕北老乡只是用眼睛盯着

我。我灵机一动，用手指艰难地在雪地上写了“北京”两个字。

陕北老乡仔仔细细看了又看，突然脱口而出：“你是北京知青，北京娃！”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醒了，发现自己躺在热炕上，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，浑身暖暖的。陕北老乡在炕边坐着，他见我醒了，显得非常高兴。我把自己要上延安的经过告诉了他，老乡把刚做好的一大碗热面送到我手里。我大口大口地吃着，顾不上客气，心里却万分感谢老乡。

谈话中，老乡告诉我这里是延安的柳林，过了前面的虎头峁就快到延安城了。听到马上就要到延安了，我很兴奋，就跳下炕，执意要上路。老乡劝我等天亮再走，可我要迎着朝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，看到我心中的宝塔山延河水。这是在我出发时已经想好了的，而且是我必须要做到的。

临出门前，为了让我抗寒，老乡将他平日舍不得喝的一瓶秦川大曲酒打开，给我倒了满满一杯。我郑重地接了过来，高举着一饮而尽。

“临行喝妈一碗酒，浑身是胆雄赳赳……”

走出窑洞，我对着黎明前的夜空高声吼了一段京剧。

一夜北风呼啸。旭日东升的时候，我迎着朝霞昂首阔步踏进了延安城。巍巍宝塔山，滚滚延河水。圆梦，圆梦，多年的去延安的梦想，在那一刻终于成为现实。

革命圣地延安，我永远热爱你。

卖粮和做面酱

——洛川插队记事

夏广忠

卖粮

五十四年前的腊月，我和同学去洛川纸村插队。

那时，我立身村口极目远望，铺满大地的厚雪虽然像是拖慢了日子的脚步，但春节还是一天天近了。当村里吵吵着要组织秧歌队时，我们知青才知道每年腊月三十晚上，村里都要扭秧歌。先是踩着“嘟嘟”的哨声，在村中央的大槐树下扭几圈，接着就挨家串户到每家的窑院扭两圈。乡亲们说这辞旧迎新的秧歌，是全村一年中最热闹的大事，男女老少都可以踏着步点，扭腰甩臂地疯狂一把。

按照老规矩，每年腊月三十晚上

的舞秧歌，队上都要给每个参与者几毛钱的犒劳费。虽说这只是十几二十元钱的事，但却让村支书李振林犯了难。因为他问过管钱的会计，村里账本上只有几元钱的结余。于是他决定从队里的粮房中装几袋谷子、玉米，去公社粮站卖了，把秧歌队的犒劳费换回来。

卖粮的那天，李振林牵着毛驴车，喊上我跟他一块去。

路上的雪经车碾风吹后，冻得瓷实溜滑，驴蹄踏雪的“嗒嗒”声在空旷的原野上显得格外响亮。在离公社粮站不远的时候，李振林忽然吆喝停

了毛驴车，嘴里“啧啧”地指给我看。我才发现由于忘了给毛驴披鞍垫，驴背被绳套磨破了，露出一道红红的血印子。正当我想着该怎么办时，却见振林麻利地脱下棉袄垫在了驴背上，自己只穿着一件挡风防寒的粗布衫，又牵着毛驴车向粮站走去。

到了粮站，他赶忙跟收粮员要了个破旧麻袋，叠起来垫在毛驴背上，以换回自己的棉袄穿上。

卖完粮回村的路上，我看着不停打喷嚏的振林，就一直在想：农民爱土地、爱庄稼、爱能犁地能运输的牲口是一种本分。

做面酱

作为知青，我们十几个同学在洛川纸村插队后，或许是想家的缘故，大家都想吃老北京的炸酱面。但公社街上的副食店不卖面酱，所以要吃炸酱面就成了大家的奢望。

隔年的春天，支援陕北知青工作的北京干部来了。派驻我们纸村的是位年轻的女干部，叫杨军。由于她和我们年龄相近，所以大家很快就打成了一片，我们男女知青都称呼她杨

姐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。杨姐渐渐知道了我们想吃炸酱面。麦收之后的一天，杨姐借在公社开会的机会，请教了驻公社的北京干部郝家祯，带回了做面酱的土方法，并承诺马上就给我们做炸酱面。

事不宜迟，第二天，我们就开始自制做炸酱用的面酱。

我们依照土法蒸了一笼糜子面

馍，再把馍放在墙头上，使其白天日头晒，夜里接地气。几天后，看到馍的表皮长出一层灰色的菌丝后，我们用布抹净菌丝，再把馍磨碎，用温水泡软，并加些盐粒上锅蒸透。如此这般，面酱就做成了。杨姐说还应放些香料粉，给面酱增加一些香味。但那时我们已经顾不上这么多，就直接油泼辣子炒面酱，吃起炸酱面了。虽然土法做的面酱与北京黄酱色香味相差甚远，但这顿炸酱面真令大家解馋。